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教育部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How Does Steel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 [前苏联] 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
改写 关中珥

Come Into Being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

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原著 [前苏联]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

改写 关中珥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前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关中珥改写.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2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5322-3846-6

I. 钢… II. ①奥…②关… III. 长篇小说-前苏联-缩写本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747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佛山市新粤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25 插图: 20P

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责任编辑: 康健 蔡玲

插图绘画: 韩剑昊

装帧设计: 张雅芬 美术编辑: 蔡凯

ISBN 7-5322-3846-6 / I · 90

定价: 14.80 元

海豚卡通策划制作

网址: www.dolphinct.com 邮箱: haitunkatong@vip.sina.com

半个多世纪来，世界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我国影响了几代人。

什么原因？简单地讲，无非是作者以自身的特殊经历为素材，设置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光辉的人物形象。

保尔·柯察金，出身贫寒、自强不息、信念坚定、意志刚强、勇斗病残、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终获成功。这类概括性的词语是苍白的，但你只要开始阅读，便会被场景的生动、命运的坎坷和毅力的惊人所深深吸引，心灵震撼，感情升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面世以后的近半个世纪，无论在前苏联本土还是在我国的评论界，都得到了无数的肯定和赞美。然而，也传出了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评价。这种文化现象是正常的、可喜的，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名著也在进一步经受考验。无论哪部杰作都不大可能字字珠玑，句句正确。代表着特定时代前进方向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可贵精神，应该是不怕火炼的纯钢真金，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乌合拍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上映期间，阅读原著再次掀起热潮。教育部对《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后，又在课外必读文学名著书目中列入了此书。仅以上两点也足以表明，《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鼓舞人立志、激励人向上的好书。

当代人生活节奏快速，既乐于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苦于时间紧张。这个版本的面世即顺应了这部分读者的需要。它节缩了那些由于时代间隔而显得似乎有些累赘、臃肿的文字，让读者花较少时间，也能领略这部名著的精髓与魅力。

编者

2004年2月

目录

语文 yu wen 必读丛书
新课标 xin ke biao bi du cong shu

第一部 艰难的成长

生活的底层	9
枪、枪、枪	23
一种模模糊糊的感情	36
凶残的“消遣”	61
在这生死关头	71
出生入死	85
我们会回来的	114
已经忘记了“我”字	131
聚散无常	142

第二部 辉煌的生命

制止明天的暴乱	159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79
天天有新的内容	213
发怒和制怒	243
出自肺腑的誓言	251
意外冲突	259
一身伤残，不甘隐退	272
干一年和拖五年	298
梦想成真	319

第一部 艰难的成长

生活的底层

“节前上我家补考过的，都给我站起来！”

虚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厚重的十字架，恶狠狠地扫视全班同学。

六个同学——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从板凳上站了起来。神父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凶光，仿佛要把他们刺穿。六个孩子惴惴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坐下。”他朝女生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小眼睛逼视着四个男生。

“你们这些活宝，过来吧！”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挤成一团的四个男生面前：“小无赖，你们当中谁抽烟？”

四个男生都小声回答：“神父，我们都不抽。”

神父的脸涨得通红。

“混账，都不抽，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烟末的？都不抽吗？咱们这就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各自动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上。

神父仔细检查线缝，寻找细碎的烟末，但什么也没发现，便盯住第四个孩子。这是保尔·柯察金。





他长着一对黑眼睛，身穿灰衬衫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一动也不动？”

黑眼睛的男孩，强压怒火，瞧着神父，低声回答：“我没有口袋。”

他摸摸缝住了的口袋！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糟蹋了发面？你以为这次还会让你留在学校里吗？不，没那么容易。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即关上了门。

教室里一片死寂，同学们都耷拉着脑袋。其中，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曾在神父家里，目睹他把烟末撒进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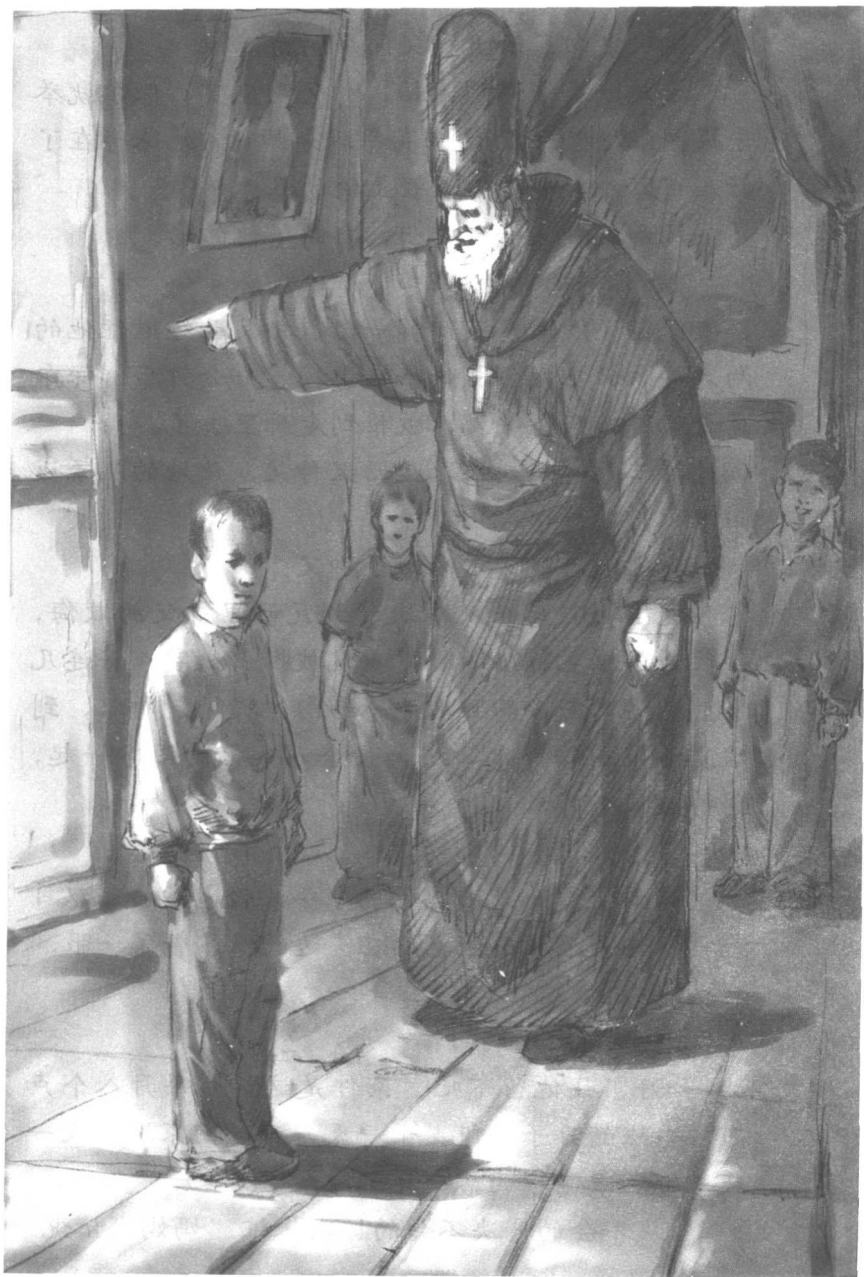
被赶出教室的保尔，坐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他又那么关心爱护，这下可怎么回家去？怎么向妈妈交待呢？

泪水溢出了保尔的眼眶。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是老冤家了。有一天，他和米什卡打架，神父不准他回家吃饭，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他送进高年级的教室，叫他坐在后排。

高年级老师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星星也差不多。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是一向给他打满分的。《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他决定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

于是，圣经课刚开始，神父刚坐下，保尔就举手提问：“神父，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

瓦西里神父一声尖叫，打断了他的话。

“混账，胡说什么？”

保尔还没来得及辩解一句，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一分钟后，保尔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走廊里去了。

第二天，妈妈来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返回学校。

打那以后，保尔恨透了神父。

这个小男孩后来又多次受到瓦西里神父的欺侮，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向他提问。所以，到了复活节前，保尔只得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去补考。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过中年，脸色苍白，双目无神，粘着眼屎。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12岁。”妈妈回答。

“好，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日子管饭。干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我保证。”妈妈慌忙说。



“那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随即扭头关照站柜台的女招待，“齐娜，领这小伙计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利什卡。”

洗碗间里，桌子上盘碟刀叉堆成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停地擦洗着。有个男孩，比保尔稍大一点，红发蓬松，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洗盘碟的大木盆里，开水蒸腾起雾，弄得满屋子白茫茫的，所以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也分辨不清。

齐娜走到一个洗着碟子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瞧，给你们派来了新的小伙计，顶格利什卡的。该干些什么，你给他讲讲。”

齐娜指着叫弗罗霞的女工，回头告诉保尔：“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说完，齐娜转身回小吃部去了。

“知道了。”保尔轻声回答。

弗罗霞擦着额头的汗水，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卷起胳膊上往下滑的衣袖，用异常悦耳的浑厚嗓音说：“小弟弟，你干点杂活儿：就是这口大水锅，你清早就把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得由你照管。然后，太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弟弟，活儿够多了，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

“这婶婶看样子挺和气。”保尔心里暗想，壮壮胆问弗罗霞：“婶婶，这会儿我干什么呢？”

女工们哄然大笑，淹没了他的话。

“哈哈！……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个儿笑得最厉害。

屋子里水雾弥漫，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弗罗霞才18岁。

保尔不好意思了，他转身问男孩：“我这会儿干什么呢？”

但那个男孩一个劲儿地嘻嘻笑：“问你婶婶吧，她会一件一件告诉你的。”

“到这儿来，帮着擦叉子吧。”一个已经不年轻的女工招呼保尔。

“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咬住，一头拉紧，把叉齿在这上面来回蹭，不能留下一点儿脏东西。”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进来，都捧着一大叠肮脏的盘碟刀叉。其中一个名叫普罗霍尔，宽肩膀，斜眼睛，说道：

“抓紧些干活！12点的车眼看就到，你们却还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尔，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喂，这么着，”他的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照管好。瞧瞧，一个没火了，另一个也光冒烟了。今天饶你一回，可明天要是再这样，叫你吃耳光，懂吗？”

保尔一声不响，动手烧茶炉。

他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明白，在家里

可以不听妈妈的话，这儿却不是家里。斜眼普罗霍尔讲得毫不含糊：不听话就吃耳光。

他把大肚子茶炉烧旺。他提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去，倒进污水池。他往大水锅底下添柴。他把湿毛巾搭在火烫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深夜，当他走到下面的厨房里去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保尔一夜没合眼，不停地干，累坏了。早晨7点钟，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班的。这小伙计长着一张胖圆脸，眼光流里流气。

他看到一切都已弄得妥妥贴贴的，就两手往口袋里一插，神气活现地白了保尔一眼，用不容违拗的腔调说：“喂，小傻瓜！明天早上6点来接班。”

“干吗6点？”保尔问，“是7点换班。”

“人家7点换班是人家的事情，你得6点来。再啰嗦，马上叫你脑袋上起个大包。你这小东西，初来乍到就犟头倔脑。”

保尔朝对方逼近一步，真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没动手。他铁青着脸说：“你吼什么，别吓唬人。明天我7点来，要打架，不会打不过你。想试试的话，我奉陪。”

对方倒退一步。他没料到会碰这么个硬钉子，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嘟囔着。

头一天过去了。保尔迈步回家，感到自己成了个大人，用诚实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

